
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

对当地女性影响

——以夯吾苗寨为例

王丹¹

(湖南女子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近年来,旅游作为少数民族村寨脱贫的重要方式之一,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由于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地处偏僻,当地劳动力现状及旅游业发展特点,使得当地女性往往在旅游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以旅游业发展较好的湘西夯吾苗寨为例,采用非参与式观察与开放式访谈的方法,探讨了旅游发展对当地女性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在政府的旅游扶贫政策引导下,当地女性发展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倾斜,在经济上,她们收入稳步上升,成为家中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养育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思想观念上,更为积极开放,对公共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主体性意识进一步觉醒。

【关键词】:湘西地区 旅游发展 女性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背景

我国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旅游扶贫战略在我国贫困地区开展以来,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同年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妇女逐渐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目前乡村的空心化状态和女性的性别特质,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女性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旅游发展对当地女性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旅游发展使得女性成为家庭支柱,使女性改变了生活观念,产生了市场竞争的意识,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对国家政策开始关心。然而这种影响是否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一致性,仍然有待商榷。也有学者指出,虽然在理论上旅游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但旅游的发展并不会自动带来性别的平等化。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湘西苗族村寨当地女性视角,探讨旅游发展后对当地女性所产生的影响,以期能够丰富我国少数民族女性研究的内容。

2 相关文献述评

陈丽琴(2016)指出旅游发展对女性影响研究主要分为无性别研究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二元性别差异描述性研究阶段

¹作者简介:王丹(1980-),女,土家族,湖南长沙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旅游管理、旅游与女性发展。

基金项目:2017 年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湘西地区精准旅游扶贫对农村女性影响研究,编号:17B136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研究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1 世纪初)、性别研究视角向纵深方向扩展、系统的研究阶段(21 世纪以后)四个阶段。较早进行旅游发展对当地女性的影响研究学者是 Smith(1978)在其著作《东道国和游客：旅游人类学》(Hosts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中，描述了东道国女性在旅游经济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他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女性在当地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她们被作为主要的宣传工具，在家庭旅馆中参与广泛，对旅客需求易感知等。此后，旅游研究中关于旅游对当地女性影响的研究日益增多，主要集中在女性社会地位、家庭关系、女性参与旅游就业等方面。

次仁央宗(2013)以纳木措乡为例，研究了旅游开发对女性地位的影响，乔淑英等(2018)以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黎族女性员工为研究对象，认为旅游参与促进了其职业化程度和经济收入的提升，对本民族文化的不断重建和体认强化了她们对本民族身份的认知和文化自信与自觉，女性自我提升与发展在工作中得以实现，旅游活动对其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等也产生积极影响。

廖婧琳(2018)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指出参与旅游活动对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支配权、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务分配权等权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家庭权力在旅游参与中得到提升，但这种觉醒与变化尚未真正撼动乡村中以男性利益优先为原则的两性关系。陈玉琴(2016)以黎族女性为例，同样认为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并未根本改变黎族社会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与事实中的男女不平等现象。

褚玉杰等(2016)基于西部 4 个省 8 个民族地区的 22 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专门研究了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的角色。罗文斌等(2017)则以湖南省 282 位女性村官为例，分析了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该研究首次讨论了旅游开发过程中位于政治权力主体地位的女性，即作为决策者的女性，同时具体分析了影响女性村官行为的因素。武文杰等(2020)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女性居民旅游参与的情感响应做了研究，认为旅游参与的程度与女性的旅游参与情绪相关。

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为研究方法，以苗族旅游开发村寨女性为研究对象，以旅游影响相关视角和理论对景区旅游发展与当地女性成长进行研究。于 2019 年至 2020 年数次进入案例地收集资料。访谈对象包括社区居民、当地村委、旅游公司、茶叶公司等共 15 人，为研究提供了充实有力的素材。文中出现的访谈对象均以字母代替，研究中使用的案例地相关数据资料主要从当地有关部门获取。

3 案例地选择

本文选取的案例地夯吾苗寨隶属于毛坪村，毛坪村位于湖南省境内古丈县墨戎镇，距古丈县城南 12km，辖 8 个村民小组，313 户，现有人口 1306 人，其中女性人口 698 人，耕地面积 84hm²，村民以种粮、种茶叶为业。为毛坪村五寨之一，这里是湘西苗族中唯一保存龙姓支系较完整的生苗人，生活传统古朴。自从明朝在湘西筑苗疆边墙，将整个苗族为两部分，即“生苗”和“熟苗”。长城之内为熟苗，几乎全被汉化，而古丈夯吾属长城之外，全部是生苗，完整地保存了苗族的一系列宗制。“夯吾”为苗语，意为“清澈小溪”，“夯吾苗寨”即为“清澈小溪边的苗寨”。传说 4000 多年前，苗族第四次大迁徙时，苗族“欢兜”一支在此定居，自名“夯吾”，至今仍有 30%苗民不会讲汉语。

夯吾苗寨中的民居依山傍水而建，朴素而特色鲜明。少数民族习俗特异，傩戏、巫术，神秘诡异，匪夷所思，如“称杆提米”“仙人合竹”“缩骨功”“凌空定鸡”等诡异表演和“苗家俏妹抢”、“打新郎”、著名的苗家“长龙宴”、苗家妹“拦门酒”等传统的习俗流传至今。古丈毛尖茶享誉中外，曾获得巴黎国际博览会金奖。夯吾苗寨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茶文化，“中国·古丈茶旅文化节”系列宣传活动，与济南高新区共同举办“东西协作·茶旅扶贫”古丈茶旅资源济南推介会、“2019 济南·湘西茶旅文化体验年”等活动，将夯吾苗寨打造成一个具有苗家风情的，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饮食购物为一体的旅游景点。

2008 年全村人均年收入只有 791 元，随后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牛角山茶叶专业合作社、夯吾苗寨旅游有限公司相继创办，采取“村支两委+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在进行精准旅游扶贫的过程中，全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村集体经济逐步壮大。到 2019 年，牛角山村有 6 家村办企业，村民以土地、实物、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入股，靠入股分红、家门口就业等渠道人均年收入达到 18318 元，同年接待游客 82 万人次。即使在疫情影响中的 2021 年 1 月 1 日-3 日，按照“小型、分散、多样”的原则，夯吾苗寨等 5 个乡村旅游景区也累计接待游客 2.55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293.67 万元。

4 旅游开发后对当地女性发展的影响

与传统旅游景区开发不同，在精准旅游扶贫的推动下，夯吾苗寨的旅游开发时间短，力度大，进程快，效果明显。旅游的迅猛发展对当地女性的影响巨大，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经济影响、养育观点等方面。

4.1 增强了当地女性受教育意识和自信心

对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开发而言，当地居民是少数旅游村寨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开发前乡村呈空心化态势，年轻人或男性多在外务工，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任而成为乡村生活的主力军，其生产生活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风貌密切相关。而在旅游开发后，由于当地茶业与旅游业的生产特性，女性因为性别优势而成为重要的生力军，当地政府逐渐重视对女性人才的教育和培养。

在夯吾苗寨，以妇女之家为阵地，2013 年以来共举办培训人次约 1250 人次，如茶叶生产技术培训，请茶艺专家前来为村中妇女进行茶艺培训，组织妇女外出前往凤凰等地学习考察。以村办企业牛角山茶厂、夯吾苗寨旅游公司、牛家山村农家乐和茶叶基地为就业基地。为全村妇女提供就业岗位，成立了勾黛勾丫茶艺表演队，并前往长沙、北京、上海等地表演。与此同时，政府还主导建立爱心妈妈队伍，建立妇女维权站。

旅游发展客观上使得当地女性获得分享社会资源的机会，推动她们开拓了视野，促进了当地女性的对外交流。比如受访女性 LF，为家庭独女，曾考上外地学校，但因家庭关系，未能就读，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因为外貌姣好，能力突出，在村里的培训下学会茶艺、打鼓等，多次代表村寨前往各地表演，成为旅游公司和茶叶公司的骨干。虽然这种动力来自于外部资源，但当地女性在旅游开发的客观需要下，逐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我教育的重要性，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流中，通过如才艺表演等展示自我的力量，树立了信心。

4.2 加强了当地女性的文化传承意识

夯吾苗寨的建筑为吊脚楼，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情，2009 年大火曾烧毁 68 户，而在精准旅游扶贫契机下，政府扶持及各地捐款的帮助下，当地深度挖掘传统历史文化，重建房屋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少数民族建筑的风貌。当地一位受访女性 L 表明：“之前只拿住的房子当房子，将来还准备翻新推倒重建的，现在只想着多赚点钱，也要好好保护我们这的环境，毕竟我们还要在这里生活嘛。”而另外一位女性 M 则说：“我的房子很好看的，是吊脚楼，从路上看过来，第一眼就是看到我家的房子。”当问及会不会翻修成楼房时，该女性回复：“不会的，我是拿我家房子入的股，每年有分红，不能动的。”房子由本身自住的性质发展为可投资获利的旅游资源属性，使得当地女性加强了本民族建筑文化的认识，并开始重视及保护包括房屋在内的村寨环境，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传承意识。

当地传统文化如长龙宴，现在当地女性开始有意去完整了解学习长龙宴如何制作以及上菜的先后顺序和上菜时的规矩。旅游发展促使了当地女性再次拾起传统文化并传承创新。如今，当地女性会因为在工作或社交等其他情况的需要下，对当地所蕴含的宗法仪式、风水观念、建筑技巧、生态原理和习俗等加深了了解，旅游发展促进了当地女性用心感受认同并自豪的文化传承。

4.3 提高了当地女性参政意识，本地旅游发展意见反馈活跃

在访谈中受访女性几乎都不参加当地村务会议，“村里的事都是老公去”，在村委会的架构中仅有妇女主任为女性，这与其他少数民族旅游地区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研究相合，无论是少数民族地区女性还是汉族乡村地区女性，对于公共事务、尤其是政治事务不甚关心，这与苗族传统文化相关，也与中国女性解放的历史特质相关。

然而由于女性在旅游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旅游公司和茶叶公司中，女性不仅承担了一线员工的工作，也同样出现在管理岗位上，负责表演、销售、讲解等部门的管理。她们主动或被动地开始关心旅游环境及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在访谈中，受访女性 X 说道：“卫生也好一点了，比前几年要好多了。以前垃圾都乱丢，现在都知道丢垃圾桶了。”在谈及对村里旅游发展的看法时，受访对象无一例外地认为村里发展旅游非常好，并谈及一些建议，如政府大力支持，加大宣传、资金投入力度，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以及对村中小摊小贩的管理、当地居民的利益分配机制等具体意见。涉及到政府、企业、社区等各个层面，这表明在通过旅游发展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后，经历了在旅游发展中所需要的妇女技能培训、家庭教育、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扶贫等经济援助项目开展过程后，当地女性对公共事务更为关注，有强烈的意向表达自己的建议，希望能够有机会参政的意识。如图 1 词图云所示，当地女性重视以当地环境为核心重点，并关注旅游发展和当地文化。



图 1 当地女性对当地旅游发展建言

4.4 收入稳步上升，经济支配方向调整

夯吾苗寨当地居民以种植业为主(其中又以茶叶种植居多)，以及外出务工为家庭经济来源。在旅游发展前，当地女性在家待业人员极为微薄。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提供、能力与工作岗位需求难以匹配为主要原因。学历门槛是影响最小的因素。夯吾苗寨以少数民族风情和茶文化为载体，加强夯吾苗寨的旅游综合开发。旅游发展解决了当地大部分女性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提供的问题，以及需要弹性就业的当地女性就业问题，积极开展旅游管理人员的培训为能力与工作岗位需求难以匹配的当地女性提升了获得工作的机会。

随着收入增加，当地女性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旅游发展前收入基本用作生活开支，旅游发展后生活开支、教育、娱乐三板块成为家庭经济收入流出的主要支出。为当地女性自身营造了一个接受教育的良好环境，拓宽眼界。娱乐支出的加大让当地女性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扩大了自己的社交面。例如当地女性在有一定经济基础上集体组织外出旅游，习得相应的新知识进行交流，相互学习。话题跨度从家庭层面扩展到知识层面。由于旅游的发展，旅游直播、淘宝购物等互联网新兴事物也逐渐成为当地女性迅速拓展信息的新渠道，同时也改变了女性对互联网的认识，愿意付费学习如何进行直播销售等课程。

4.5 促使女性养育观念发生改变

夯吾苗寨当地女性接受正规教育年限较短,学历多为初中高中,多为早婚早育,小孩数量基本在2个或以上,受教育较高的女性也多外出打工,较少留在村内。由于旅游开发对员工素质的要求,当地女性的接受教育年限增长,学历普遍为高中和本科或大专以上,留在古村内的女性年龄趋向年轻化、高学历化方向转变,她们的意向表示自己不想太早结婚,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LYY为家中独生女,今年考上大学,这些年目睹夯吾苗寨旅游发展,且家庭房屋位置较好,正在做民居,表示希望学习到旅游相关的管理,将来更好地管理家中民宿。另一位受访对象L大姐:以前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家里面重男轻女,女孩子在家做农活,男孩子也是家里有钱才送去上学。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好起来了,就希望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供家里面的小孩子去读书,让她们以后的路好走点,不想让她们像我们那时候这么早结婚,要多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由于旅游带来了女性收入的提升,而往往是学历较高、能力较强的女性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这使得当地女性逐渐改变了养育观点,“女孩子将来嫁了人就是别人家的人”这种观点也在悄悄发生变化,几乎所有的受访家庭都认为:“女孩子也要好好读书,能读大学是最好的。”

4.6 旅游发展促进当地女性主体性意识觉醒

旅游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客观上使得当地苗族女性出于经济利益与外界开始大规模接触,在主客交流与摩擦之间自我主体性意识开始觉醒。这一方面来自于某些女性游客的示范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在与陌生人交往中,边界感日渐清晰。这种主体性意识不仅体现对自我经济利益的维护,也外化为对苗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及对自尊心维护的精神需求。受访者W(担任村寨里的讲解员)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记得去年,有个江苏的客人到这里,我们都是给他们分享的好东西是吧,然后他就跟客人讲,说我们这里面全部是假的,我就生气啦,我说,阿哥,你什么意思,我们这边都是领导人在这边,会做假吗?我说,那里是大门,请从那边出去,我直接叫他出去了,后来他投诉我,我就跟我们经理讲,这个反正这么多人看见的,反正我无所谓,就是这一次不太开心,其它的都还可以。”旅游参与扩大了女性的交流范围,在与汉族人、外省人甚至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女性逐渐增加了自信及主体意识,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同样也增强了她们处理事务的能力。

5 结论与讨论

旅游扶贫对夯吾苗寨女性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因素复杂,层次较多,在“母亲赋能”的今天,意义尤为深远。在既保持着苗族传统文化,又迅速打开村寨接受一涌而入游客的夯吾苗寨,我们能看到当地女性在政府的旅游扶贫政策引导下迅速成长,在经济上,她们渐渐开始独当一面,成为家中日益强大的经济力量,收入稳步上升,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养育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思想观念上更为积极开放,对公共事务有了更多的参与,主体性意识进一步觉醒。而在家庭权力关系上,由于苗族文化中传统两性关系较汉族而言更为平和,则变化不大,大多数受访女性都表示:家庭事务一直是两人共同商量,共同决定,在苗族家庭中,如有独生女,则独生女也是可以继承家庭遗产的。总体来看,在旅游发展的影响下,女性发展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与资源倾斜,然而在非旅游核心地区,如龙坪村其他村寨,旅游发展对女性的辐射影响有多大,仍然需要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1]次仁央宗. 旅游开发对牧区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以纳木错乡为例[J]. 中国藏学, 2013(3):174-177.

[2]陈丽琴. 国外小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女性影响的研究综述[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6, 128(4):20-24.

[3]Valene L.Smith.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7: 1-

10

[4]廖婧琳. 平等或从属: 旅游参与与女性家庭权力——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42-48.

[5]陈丽琴. 民族旅游对黎族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影响和思考[J]. 社会科学家, 2016, 228(4):97-101.

[6]褚玉杰. 西部民族社区女性旅游精英的形成模式与角色影响[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7]罗文斌, 钟诚, Dallen J. TIMOTHY, 等. 乡村旅游开发中女性村官参与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以湖南省女性村官为例[J]. 旅游学刊, 2017, 32(1):54-63.